

# 卷一百四十九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

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繹

蕭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實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二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謐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爲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爲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

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

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爲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爲疆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曆數而不由於道德邪臣以爲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

疆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敵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內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夷無患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契丹而設然萬世之下備禦夷狄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之事以為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

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

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之何背將領之壯怯已然者當何如而脩飭未  
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爲營堡某堡當  
加軍守備某墩臺可廢某蹊隧可塞某處可屯  
種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  
御史守備總兵叅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  
如此則可銷患於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  
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此則可以遏其侵

擾歸奏闕下更令內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  
訪熟議施行之歲歲以爲常其四川湖北兩廣  
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如此

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居廟堂者無遙  
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其所轄軍  
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  
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某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

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今不必盡如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卽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  
有智略某人  
有膂力某人  
有膽氣某人  
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鋒試中卽於本色糧賞外加以稟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

旌旗偃仰角礮緊緩以爲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爲泛常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其五日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

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疆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脩京城爲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

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已之變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倣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不用中國人其爲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爲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苟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爲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弗絕而已一或有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鈇掠邊鄙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湏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卽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筭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吳育以徐觀其勢之常言爲廟堂之遠筭諒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

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  
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  
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  
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  
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  
邊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而引  
李牧趙充國姚全斌董遵誨事爲議且曰鋒刃  
之下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爲  
敬言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爲將者別無諸

蓄况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別於  
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邊將爲燕犒之費遇有  
警報勅遣近臣齎官錢付邊市牛酒燕犒將卒  
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  
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裁之臣近患積聚醫  
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  
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  
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  
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

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爲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之旨矣末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

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夫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

凡除宿弊興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斡離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餼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

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  
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屯兵於其  
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  
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  
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卽  
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  
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  
事之時卽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  
附近倉塲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  
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  
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  
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

聖明下其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大行義補卷第一百五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命南仲將往城于方朔

出車彭彭旂交龍旒央央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威名顯南仲馘狁于襄除也言

程頤曰城朔方而馘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

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